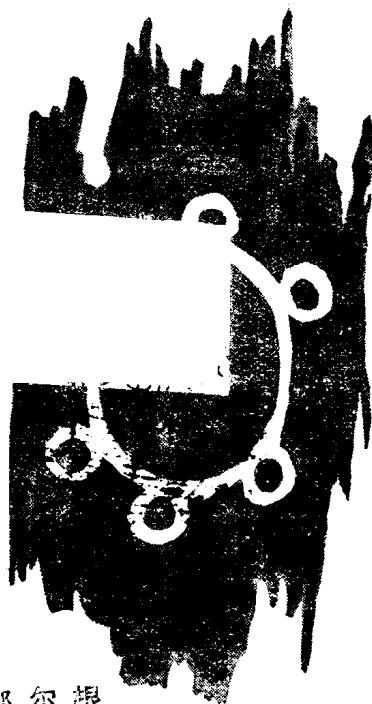


藍鳥





安娜·郁尔根

藍

鳥

董問樵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上海

Anna Jürgen
BLAUVOGEL

根据 Der Kinderbuchverlag Berlin 1950 年版本譯出

藍 鳥

安娜·郁尔根著

董 問 樵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登登壹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書 号 1194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7 1/4 字數 139,000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-20,000 定价(6) 0.60 元

內 容 提 要

十八世紀英法兩國為了爭奪美洲殖民地，進行了殘酷的戰爭。一個英國移民家庭的九歲男孩，在戰爭中被印第安人俘去，收為養子。最初，男孩由於家庭和社会的傳統教育，一直對於紅種人抱着鄙視、仇恨和恐懼的觀念，但經過長時間的生活和鬥爭，使他逐漸認識到白種人是侵略者，紅種人是被侵略者。他的思想和感情發生了相反的变化：他同情和熱愛印第安人，而憎恨和厭惡白種人。尤其是在養父母家中，他得到養母的真誠而偉大的母愛，這麼一來，他不僅在生活上，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也變成一個印第安人了。

本書還反映出原始印第安人那種優良的道德品質，他們的風俗習慣與日常生活，以及白種侵略者的狡詐、卑鄙、野蠻、殘酷的行為。這一切是根據可靠的史料寫成，並非憑空虛構。故事生動，情節緊張，從頭到尾，一氣呵成。原書曾得一九五〇年民主德國一等青年文學獎金。



伊利湖在北美洲的位置

自古以來就有森林。森林在沒有人類以前，早就跟大地一塊兒誕生了。太古的時候，有一次大神想到世界上來走走，考查考查他的工作。他打發一只白鳥兒飛下來，鳥兒從天泉向大地噴洒水珠。凡是水珠下降的地方，森林間就出現了縱橫交錯的河流和溪澗，這就像楓葉瓣上的脈絡一樣；凡是沒有河流和森林的國土，大神就不肯光顧。自然，印第安人的國土是不屬於這一類的，因為這兒自古以來就長滿了樹木，而且稠密得跟草原上的草差不多。森林經歷過了無數的寒暑。那少數在森林里過活的印第安人，並不妨礙它的生存，至於那些動物呢，本來就是屬於它的一部分，這就跟樹葉屬於樹木的一部分是一個道理。

可是有一天跑來了一些白皮膚的人，用鐵斧在那綠色林幕上斫了一個缺口，缺口起初還很小，幾乎看不見。後來缺口像是秋天草原上的野火，越來越蔓延開來，森林向后退。然而白人還跟蹤追去，樹木再向后退，一直退到第一道山脈下。不過森林在這兒也得不到安靜，那些移民一直跟到朱尼阿塔山谷，就是阿利根尼和威爾士山的中間。

首先是印第安人不見了，跟着動物也跑開了。樹木跑在最後。但是，我們的故事發生在那些樹木消逝以前，就是在一七五五年，英法在北美洲進行殖民戰爭的第一年。



第 一 章

乔治首先听到了一陣陣劇烈的吠声。他睡眼矇矓地抬起身子，盯着那半暗的屋子。一股搖曳的火光，从火爐里快要熄滅的柴堆上發射出來，照出桌子前面的地上有一团黃影子在閃動。呀，那兒是什麼東西在動，男孩一下子就清醒了。不錯，那是絲毛狗——花子！狗豎起渾身的毛，對着門狂叫，好像門外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在窺探。它的叫声停了一忽兒。

乔治在床上听出牆邊的干草沙沙地响。忽然射出一点亮光，光圈逐漸擴大：母親点起一支蠟燭，粘在半只南瓜皮里，把它放在石头的火爐边上。男孩用手去摸禪子，想開口問，但是話塞在喉嚨里，因為大門上轟隆一聲，使全屋震動起來。單是這聲音就似乎快把屋架震散了。

男孩吓得縮回床上去；他迷迷糊糊聽見身旁的小彼德啼哭，隨後他又想起來了。以前佛尔克和史耐德家出事，開頭也是這樣劈門！他馬上把弟弟按在干草里，說：“印第安人來了！快別出聲！”

他瞧着小弟弟睜開恐怖的眼睛，緊閉着嘴，接着聽見母親的聲音：“乔治，爸爸把手槍放在哪兒？”他心里想說，在壁爐架上，但是他的喉管好像給堵住了，接連又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劇烈的打擊，小屋的木牆中間激蕩起回聲。

男孩跑到壁爐邊去，從架上把武器拿下來。他看見母親

很鎮靜地檢查引火盤上的火繩，覺得奇怪；他拿起蠟燭，跟蹤地跟在母親身後，走到另一堵山形牆邊去。

“你拿着蠟燭等在這兒！”母親吩咐他以後，就朝着隔壁的屋子走去。客廳旁邊是一間儲藏室，從這兒的老虎窗可以扣大門控制在火力下。

喬治遵照母親的吩咐站在那兒。他手拿插着蠟燭的南瓜皮，簌簌發抖。在那愈來愈急的斧頭劈門聲中，兩個姊妹尖聲地叫喊：“媽媽，媽媽！”只要母親最後肯放槍就好了！

突然砰的一聲槍響，掩蓋了那種喧嚷聲。槍聲就像瀑布似的震得男孩的耳朵嗡嗡地响。他麻木地跟在母親後面，母親跑到客廳里去，想搬動桌子去抵門。喬治懂得她的意思，幫助把那沉重的厚木桌子，連推帶搦地放倒在門後，另外又擲了兩條凳子到上面去。

這時母親又拿起手槍，量好火藥，裝上子彈，扣緊扳機。她站在火爐旁邊，眼睛對着門，手里端着槍。燭光照着她的身形，在牆壁和天花板上反映出一個龐大的、巨人似的影子。

屋子裡一陣又郁悶、又窒息的沉默。姊妹們已經停止了叫喊，門外一點聲息都沒有了。這種沉默就像是一種死亡的威脅，慢慢地爬來，比剛才劈門板的危險聲音還使人感到難受。燭光在悶人的熱空氣中搖曳不定。每分鐘似乎都長得不得了。

忽然頂樓上發出一種尖銳而急促的聲音，使他們大吃一驚，他們還來不及說話，就聽出第二次噼噼啪啪的响聲。

“快爬上屋頂去！瞧瞧出了什麼事！”

男孩奔向屋角的梯子，就像一隻貓，伶俐地爬上去。屋頂

下面热得使人受不了。黑暗当中什么也看不见。乔治僵僵身子，在这矮小的房間四处摸索。火光从木瓦的縫隙中漏下來，正在噼噼啪啪地爆炸。

男孩吓了一跳。他慌忙跨到梯子上，也不管腦袋碰着斜梁，銳声叫道：“火箭！屋頂起火了！”

一剎那間，母親站在老虎窗下面，把斧头遞給他。“把盖屋板斫断！我遞水桶上來。”

乔治拿着斧头跑回到剛才發現那奇怪火光的地方，使足力量用斧向屋頂劈去。本來那胡桃木板只是松松地橫疊在屋梁上，經斧头一劈就跟紙片一樣飛掉了。他劈得正是地方；只剩下很少几片燃起的盖屋板还留在屋頂边上。乔治从屋頂斜面用水一潑，它們發出嘶嘶的声音。

“火熄了，”他从老虎窗口向下說，母親正在下面的梯子上，向上遞來第二桶水。

“你瞧見什么沒有？但是要当心。”

乔治从洞口向外窺探仲夏夜的黎明景色。田野中的玉蜀黍秆子發出輕微的搖曳声。田壠那边是一帶黑沉沉的森林。男孩四处張望，可是發覺不出什么可疑的东西。难道印第安人已經离开了嗎？大概快要天亮了，东方樹梢上的天空已泛出黃色。

这时黑森林边有一团东西在活动，似乎对着屋子滾來。乔治睜大眼睛一看：原來是一隊騎馬的人！他看出那長長的槍管。父親和大哥安德烈回來了，他們是昨天晚上騎馬參加民兵大会去的！他听出有人叫：“哈罗！哈罗！”

乔治跑到梯子边說：“爸爸和安德烈，另外还有几个男人

來了！

他們迅速把障碍物搬開，拔去門門。

父親一跨進門，母親就倒在一張矮凳上，說：“幸好你回來了，約翰！差一點就太遲了。”喬治驚异地看見父親俯下身去吻母親。他再也想不起父母中間的溫存能趕得上這一剎那的。

過了一會兒，木屋中間就充滿了熱烈的話聲。男人們把桌凳擺好；兩個姊妹輪流爬到父親的膝頭上去坐，灶頭上飄來烤肉的香味。

“你瞧，我發現了件東西！它剛巧放在門邊，”喬治冲着哥哥說，同時把一只長柄斧子放在桌上。

安德烈拿起斧子反復地看。木柄和鐵刃接槓的地方是用鹿筋扎緊的，柄頭上畫有一個紅色的烏龜：這是一個橢圓形的圖案，外邊有六點，當作烏龜的四腳和頭尾。

“這是龜族男子使用的戰斧，”安德烈沉思地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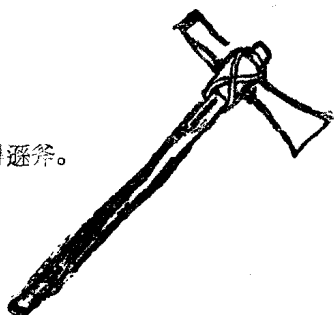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麼話！”一個粗糙的聲音打斷安德烈的話，“什麼龜族不龜族？那些下賤的紅種人都是一個樣！他們聽見我們走來，就跑了。我們沒有追上去，算是他們的運氣。”

說話的是一位年紀較大的男人，幾乎滿臉都長着灰鬍鬚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。他咳嗽一聲，正要繼續說下去，可是母親端着鍋走來，眾人都移向桌邊。老人把戰斧擲到地上，好讓出放烤肉和玉米餅的地方。

早飯過後，灰鬍子老头兒又開始談話：“約翰，你一家人不好再呆在這兒了。”

“得啦，得啦……不過我想不到，那些紅狗們胆敢這樣走近要塞……”

新式的战斧，叫作哈得遜斧。



老人大声嚷道：“你可真是蒙在鼓里咧，約翰！自从春天起，整个边界上都在發生事情，而你却呆这兒最密茂的森林里面……”

有兩三个人插進來說。

“这要怪菲列得尔菲亞①的教徒們不肯动手。”

“不是，这是因为法國人現在守住杜肯要塞，挑撥这些印第安匪徒來襲击我們！自从特倫隊長統率那些吹牛的維基尼亞人被人家赶出俄亥俄以后，一切就發动了。”

“不錯，这个老傻瓜！他在俄亥俄修建了要塞，却讓給法國人使用。現在輪到我們來受罪。”

“小声点，男人們，要冷靜些。布刺多克將軍已經統領隊伍前進，不久，俄亥俄河谷中的法國先生們就会过河去了。”

“但是在这以前，拉士德一家不好住在这兒。那些紅狗們每晚都可以跑來，誰知道，以后是不是还能像今夜这样湊巧呢。”

① 現在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首府，这兒的教徒是指“教友会”的教徒，他們不主張用暴力对待印第安人。

“我們暫時可以搬到拉結家去，”母親建議道。“那是我的妹妹，她是到賴士敦去結婚的，”母親向客人們補充說明一句。

可是父親搖手說：“安德烈跟我要到開路隊去。那兒還需要增加五十名男子，才好盡快完成布刺多克將軍的補給綫。難道你想單獨帶着孩子們去嗎？”

大家思索了一陣。接着那個老头兒就發言：“你說得對，約翰，民兵大會上規定每家出兩個人。可是，誰說一定非你去不可呢？除開安德烈，你可以打發你的第二個兒子去。他在今夜里已經表現得很勇敢呀。”

老人對喬治眨了一下眼睛，握着他的臂膀，拖他到桌邊去。男孩看見眾人的眼睛都對着他，面孔漲得通紅。

“我的上帝，他才剛滿九歲呀！”母親插嘴說。

灰鬍子老头兒咕嚕道：“廢話！這兒邊界上每個九歲的人都得當作成人，要不，他就完蛋了。現在菲列得爾菲亞那邊的人，教孩子們讀書寫字。幸好上帝不讓我們去趕這種時髦。還是打槍和騎馬實用得多。”

“騎馬我已經會了，”喬治驕傲地說。

“哪，你瞧，”老人哈哈大笑，又轉身面向父親說，“打發喬治到伐木人那兒去吧，你自己留在家裡。用男孩子傳遞消息，這是到處都需要的。”

大家商量了很久，結果，最好的辦法是讓約翰·拉士德家裡兩個年紀大點的兒子，就是半成人的安德烈和九歲的喬治到開路隊去，父母帶着其餘的小孩遷到賴士敦。

分手時很匆忙，也沒有多說話。這些移民都不縱容和體

貼孩子，相反，打罵倒是家常便飯。父親給他們上好鞍轡，簡單地說：“好好干，孩子們。”

母親把被褥捆好，用手撫摩乔治的淺褐色頭髮。哥哥幫他上馬，因為沒有木椿可以給男孩墊腳。男孩騎上那匹馴良的棕色老牝馬，跟在隊伍的長列後面，對着森林馳去。安德烈騎馬走在最後。

“我們在拉結姨媽家再見！”彼德喊着，他剛從牧場上牽回兩條母牛。哥哥也招呼：“再見！”

牛鈴的聲音還在乔治的耳朵里殘存了一會兒。不久人類的世界消逝了；男孩給綠色的林海吞沒了。

太陽已照耀在樹梢上，可是在下面狹隘的谷道中，樹葉上還閃爍着一顆顆晶瑩的露珠，地面上散布出涼意和水氣。騎在馬上的人幾乎一點響聲也沒有，只不時傳來馬蹄踏蹴石子的聲音，以及馬籠頭和馬鞍發出的摩擦聲音。有時前面的人也偶爾發出一聲警告，要後面的人當心阻擋在路上的樹枝。

乔治一直在想心事。這些民兵先要到朱尼阿塔，然後再到阿利根尼。他們所說的法國要塞究竟在哪兒呢？“杜肯要塞……”這個法國地名老在他的耳里響着。布刺多克正帶了軍隊到那兒去。

路徑逐漸上升，升到一塊不毛的高地上。朱尼阿塔山谷展開在騎馬人的面前。朝陽投射金色的光芒在碧綠的大地上，一平如鏡的河面跟天空競放光芒，野鴨在岸邊的蘆叢里嘎嘎地叫。賴士敦就在朝東的一道高崗上。要塞的壕溝和柵牆掩護着那些尋求庇蔭的少數人家。乔治只看見煙囪里的晨煙裊裊上升。

烟就像一片紗幕籠罩在屋頂上，似乎保護着這些渺小的移民去抵抗那巨大的林海，綠色的海濤從山嶺上傾瀉而下，沿着這片山谷奔騰起伏，滔滔不斷地湧向前來。男孩平常只看見孤零零的邊界農舍，這兒的十二個到十五個人家，就算是他生平所看到的唯一的城市了。

他眯着眼睛，用手把覆在額上的一綹頭髮向後一掠。這片山谷的幽靜景色中發生了一些非常的事情。沿着河岸，越過草地，穿過森林和樹叢，出現一條新辟的蹊徑。那些新伐過的白木樁，堆積的枝桠和滾在一旁的樹干，在在證明這條路是人類開辟出來的。

“這就是伐木人開辟的道路，它通到火鷄腳去，”安德烈說。

這時沒有機會發問，因為隊伍正緊張地走向河邊。那條新路從這兒通過淺灘達到對岸，然後再從那兒向西，一直向西去。

去年一個搬運車夫在秋季洪水泛濫的時候駕車過河，給溺死在水裡了。最初人們向他警告，他大聲嚷道：“我渡不過河，就下地獄。”過了一會兒，他真就下“地獄”去了。拉結姨媽每次講到這件事，總是這樣結束：“千真萬確，就是那個可怕的地方。”

喬治眼巴巴地盼望着這個地方。他從沒有到這兒來過，私底下帶着恐怖的心情，希望能發現那樁不幸事件的一些痕迹，因為這件事在賴士敦這一帶足足談了好幾個月。可是使他感到失望的是，他什麼都沒有瞧見，連一只車輪也沒有。

不過這兒倒真可以淹死人，現在還是夏天，河水也淹齊馬

的肚皮。男孩縮着腳，用手拍拍馬頸。運氣真好，父親給了他這匹馴順的老牝馬。

到達河對岸後，他騎馬靠近安德烈，向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。哥哥本來在打瞌睡，慢慢地才把話匣子打開：“唉，什麼話，那個溺死的車夫早就埋了，那輛出事的車子也給人們燒掉了！到火雞腳有多遠，連我自己也不曉得。約河（安德烈指的是約和干尼亞河）的几股源流在那兒匯合在一起，遠在阿利根尼山的背後——那兒是不是也有森林？也許有……自然羅，除了森林還能有別的東西嗎？為什麼布刺多克將軍經過賴士敦呢？”

領隊人的叫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。他們下馬到一個空曠地方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喬治微微感到一點疲乏，從寬闊的馬背上滑下來。安德烈把弟弟帶到一塊沙地上，說：“你瞧，我解釋給你聽。”

他用一節樹枝在地上划綫，說：“這是從南方流來的摩嫩加希拉河，那條從北方發源的阿利根尼河是這樣流來的。兩條河交匯後構成俄亥俄大河。杜肯要塞就在兩河匯合的中間，那是法國人的主要據點。自從戰爭開始以後，他們就從那兒派遣印第安人來襲擊我們。我們一定要占領這座要塞，不然的話，我們這兒就得不到安寧，所以布刺多克從維基尼亞帶領一千六百人，沿着約河順流而下，直搗杜肯。我們一定要開辟這條路，賓夕法尼亞省才好供應約河綫上的給養。另外還要組織三百名民兵。為了盡快完成這條路綫，昨天又招了五十個人。”

喬治並沒有完全听懂；他也不再去听了。腦子里總是記

着一千六百名兵士。这是不可想像的数字！他在賴士敦要塞里，从沒有看到四十名以上的駐軍。

“这样說來，战争就快完了，”他插嘴問哥哥。

“我也正是这么想呢，”安德烈口里含糊地說，同时又跨上馬背去。

午后阿利根尼山的东面逐漸明顯，就好像是一道裂开的高牆，森林給它隔断了。

开路隊已辟出了一条窄徑，通到高地后面的大荒地去。

补充人員得立刻加入工作。晚上，乔治累極了，裹着毯子，倒在一堆新斫下來的樹枝上，这就算是臨时的床鋪。

清早一起床，伐木的指揮員就叫他去說：“到这兒來，孩子，好好注意：我們后面是裝載給养品的貨車。你騎馬回去，催他們快走，他們应当越快越好，向前推進。我們不能浪費时间去打獵和捕魚，但是我們也不能挨餓。你懂得嗎？”

乔治大声答应了一个“是”，立刻就騎馬跑了。他对于这个任务感到兴奋和驕傲。这是一条寬闊的、新辟出來的路，就是瞎子也找得着。在殘余的樹樁中間，必要时还可以駕車通过。

到了下午，乔治才偵察到了运粮隊伍。他們正在使勁渡过賴士敦上游第二道淺灘。車夫們用了八条牛拖曳第一批車子，后面十二个人牽着一根綁在車輛上的繩子，以免不当心讓貨物滾下河岸去。这时牛正在向前拖曳。最前列的車已經下河，河水淹齐繮轡的时候，牛就躊躇不前。

一片吆喝、咒罵和鞭笞声，牛才又听从駕馭，終於搖搖晃晃地把那圓車轆下的笨重木箱运上对岸。車夫头子是一个矮